

辽宁教育出版社



罗振玉 撰述

萧文立 编校

雪堂类稿

丙 金石跋尾

新世纪
万有文库



辽宁教育出版社

罗振玉 撰述

萧文立 编校

雪堂类稿

丙 金石跋尾



新世纪
万有文库



25

~ 98

【目录】

丙之一 金文跋尾

钟 / 4	鼎 / 6
鬲 / 16	彝 / 16
簠 / 20	簋 / 21
敦 / 22	尊 / 32
罍 / 33	壶 / 34
卣 / 34	盃 / 35
觚 / 35	觶 / 36
爵 / 37	角 / 38
盘 / 39	杂器 / 40
古兵 / 50	符牌 / 53
古货币权衡 / 55	买地券 / 61

丙之二 石文跋尾

蒿里遗文 / 65

墓碑 / 76

墓志 /129 汉晋 /129 元魏(宗室 嫔
妃 宗室妃匹 元魏) /135
南北朝 /196 隋 /206
唐 /213 五代十国 /314
宋 /319 辽元 /329

砖志 / 335

塔志 / 339

蒿里餘載 /347

蒿里遺文以外 /352

金文跋尾

目次

○钟

1. 昆夷王钟跋
2. 克钟跋
3. 兮仲钟跋
4. 楚王钟跋
5. 井人钟跋
6. 元封二年雒阳武库钟跋

○鼎

7. 商方鼎跋
8. 文父丁鼎跋
9. 孟鼎跋
10. 孟鼎跋
11. 作册大鼎跋
12. 毛公鼎跋
13. 毛公鼎初拓本跋
14. 又影印陈氏拓本跋
15. 召鼎跋
16. 颂鼎跋
17. 师奎父鼎跋
18. 克鼎跋
19. 又

20. 聿鼎跋

21. 乙亥鼎跋

22. 昶伯鼎跋

23. 矢王鼎跋

24. 赵曹鼎跋

25. 猷侯之孙鼎跋

26. 伯晨鼎跋

○鬲

27. 史秦鬲跋

○彝

28. 卿彝跋

29. 白彝跋

30. 从彝跋

31. 𩇛白彝跋

32. 竟彝跋

33. 卫彝跋

34. 矢彝跋

35. 小臣宅彝跋

○簠

36. 弭仲簠跋

37. 婁侯作叔姬簠跋

38. 番君召簠跋

39. 王子申簠跋

○簠

40. 郑义羊父簠跋

○敦

41. 朕虎敦跋

42. 丰姑敦跋

43. 虎敦跋

44. 紆白□敦盖跋

45. 叔向父敦跋

46. 遣小子敦跋

47. 同敦跋

48. 不嬖敦跋

49. 矢敦跋

50. 又

51. 静敦跋

52. 扬敦跋

53. 师夔敦跋

54. 师兑敦跋

55. 大敦跋

56. 史颂敦跋

57. 秦公敦跋

○尊

58. 父丁尊跋

59. 矩尊跋

60. 鬯尊跋

61. 农尊跋

○罍

62. 得罍跋

○壶

63. 齐侯壶旧拓本跋

○卣

64. 女妇卣跋

○盃

65. 臣辰作父癸盃跋

○觚

66. 祖癸觚跋

67. 卽觚跋

○觶

68. 戚觶跋

○爵

69. 羊乙爵拓本跋

70. 目父癸爵跋

71. 题袁中舟藏盘爵墨本跋

○角

72. 丁未角跋

○盘

73. 虢季子白盘跋

74. 散氏盘跋

75. 又

○杂器

76. 嬖妊卣跋

77. 中鑑盖跋

78. 国差鑄跋

79. 鲁大司徒匱跋

80. 羣氏釐作善会跋

81. 匋斋藏废禁全器墨本跋

82. 徐王义楚错跋

83. 汉敬武主家铜桃跋

84. 宋朱雀饶拓本跋

85. 攻吴王监拓本跋

86. 攻吴王夫差监跋

87. 鱼匕跋

88. 金马书刀跋

89. 安昌车饰跋

90. 下宫车箱跋

91. 汉雍库钥跋

92. 代张王佾铜造象跋

93. 唐杨文干造象小铜碑跋

94. 佛说阿弥陀经铜磬跋

95. 关帝庙铜香炉款识跋

○古兵

96. 商三句兵跋

97. 宋公戈跋

98. 上党戈跋

99. 鸡鸣戟跋

100. 异文剑跋

101. 燕弩机跋

102. 距末跋

103. 距末跋

104. 明神机銃匙跋

○符牌

105. 汉安国侯虎符跋

106. 新莽爵符跋

107. 后魏博陵太守等八虎
符拓本跋

108. 金宣抚使铜鱼符跋

109. 印入牌出铜牌跋

○古货币权衡

110. 古铜贝跋

111. 半两荚钱范跋

112. 四朱泉跋

113. 吴兴张氏藏泉墨影跋

114. 崔慎由端午进奉银铤
影本跋

115. 郟权跋

116. 秦孝公量拓本跋

117. 莽量拓本跋

118. 晋寿升拓本跋

○买地券

119. 汉孙成买地券跋

120. 樊利家买地券跋

121. 房桃枝买地铅券跋

122. 汉王□卿买地铅券跋

123. 朱书买地铅券跋

钟

1. 昆夷王钟跋

此钟铭十五言，曰“昆𡵓王用贝作和钟，其万年，子孙永宝”。𡵓，予以为即夷字，从尸从𡵓，𡵓即尼，今篆文从尸，此从厂者，如居字从尸，《玉篇》古文作，智鼎及季嬭鼎作，从厂，以是例之，知𡵓即尼矣。古尼与夷殆一字，《孝经·仲尼居》《释文》字作尸，《玉篇》及《汉书·高帝纪》集注并曰，尸，古夷字。《礼记·丧大记》注，夷之言尸也。故尸之床曰夷床，尸之衾曰夷衾，承尸之槃曰夷槃，陈尸于堂曰夷于堂。𡵓从，象人倒形，于文，人字作，象植立，横卧之则为，逆陈之则为。𡵓与，所以示别于植立之人也。从厂者，在室中也。加尸者，象尸夷于床也。𡵓之为夷，殆章章甚明。此子为昆夷王所铸，曰王者，僭王也。书阙有间，赖此知之矣。前籍不载昆夷有文字，此则全用中土文字，知昆夷至周已駸駸乎日进文明矣。都下估人得此钟于关中，惜不能知其出土之地，俾得知昆夷旧墟，为可憾耳。戊午五月。

《雪堂金石文字跋尾》

2. 克钟跋

古人造钟，多以正月丁亥，若王孙钟、盧钟、郢钟、公孙班钟、沈儿钟、子璋钟文作“正十月”，不可通，疑仍是正月也皆然；次则正月乙亥，若邾公华钟、邾公𣵓钟是；或虽不明著丁亥、乙亥，仍在正月，若余义钟作“佳正月初吉”是；或不在正月，亦用丁亥，若齐钟“佳王五月初吉丁亥”是。句鑊亦钟类，传世诸器亦均是“正月

初吉乙亥”，惟此钟独是“九月庚寅”，为不可解也。

《雪堂金石文字跋尾》

3. 兮仲钟跋

《说文》“𠂔，逐也。从辵，自声”，案此钟追字从𠂔，乃古师字孟鼎内师字如此作，师，众也。自辵为追，乃会意，非形声。洼长不知自为古师字，故从自之字，多为曲解。今更后洼长千餘年，乃得正古人之误，金文之功，顾不伟哉？

《雪堂金石文字跋尾》

4. 楚王钟跋

此编钟之尤小者。文曰，“佳王正月初吉丁亥，楚王頌，自作铃钟，其书其言”，凡十九字，文字制造，均极精。楚王名作𡗗，殆頌之坏字，古器物范有残损，则文字铸成，亦残损。此钟“铃钟”之铃，损下少半，“其书其言”书字亦损下半，言字中直画不完，则頌字亦为残损无疑也。頌为楚成王名，《春秋左氏传》文公元年《经》“冬十月，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頌”，公羊、谷梁二氏，頌均作髡，《史记·楚世家》作恽，此钟作頌，与左氏同。文首曰“佳王正月初吉丁亥”，考成王以周惠王六年立，春秋长术，惠王廿一年正月为丁亥朔，乃楚成王之十六年，亦此钟为楚成王作之一证矣。古人铸钟，多用正月丁亥，予所见若虢钟，若公孙班钟，若泂儿钟，若郢钟，若王孙钟，若仆儿钟，若余义编钟，若王子难之子钟，八钟皆然，并此而九，殆犹汉人铸钩之均用五月丙午欤？

《辽居稿》

5. 井人钟跋

《说文》克字作,古文作,从从,谊颇难晓。梦英大师书《说文部首》则作,今隶又变作克,形状互异,几不能考其递变之迹。今观此钟内克字作,太保敦作,克鼎作,始悟梦英书从,乃由传缮之讹,今本从从,又由而讹也。金文之,或变从,曾伯鞶簠内克字作,正从。又今隶凡从之字,皆变为,今隶之克,核以古金文,正合。《说文》委经传写,讹误甚多,不但可据古金文订正,亦有可据今隶参证者。是在细心人领取耳。

《雪堂金石文字跋尾》

6. 元封二年雒阳武库钟跋

《汉书·地理志》河南郡雒阳注,师古曰,“鱼豢云,汉火德,忌水,故去洛水,而加雒”。如鱼氏说,则光武以后,改为雒字也。今此钟作于武帝元封二年,已作雒,则光武以后改雒之说,为未确矣。乙丑五月。

《贞松老人外集》

鼎

7. 商方鼎跋

此鼎文六行,四十一言,末又有亚形中一若字,除漫不可辨者二字、不可识者五字外,餘皆可读。其文曰,“隹十月又一月丁

亥，我作御□祖乙妣乙祖己妣癸□□叙二母咸算遣□□□贝五朋，用作父己宝彝”，文颇难晓，盖商文体与周异也。其称“惟十月又一月”者，即“十有一月”，小臣觶尊称“王十有五祀”作“王十祀有五”，戊辰彝称“在十一月”作“在十月一”，小子卣称“在十二月”作“十月二”，殷虚遗文称“十有一月”“十有二月”作“十月又一”“十月又二”，文例正同。次行御字作𣎵，殷虚文御作𣎵，此从示从𣎵，故确知为御字。《说文解字》训御为祭，与此鼎正同，后世以为禁御字，非其初谊矣。鼎书叙作𣎵，殷虚遗文作𣎵，或作𣎵，即许书之叙许书欠部𣎵，重文作𣎵，以此例之，知叙即叙矣。较长训叙为卜问，殷虚文字则以为祭名，此鼎文虽难通，要亦以为祭名也。文内𣎵字不可识，即文父丁彝及白懋父𣎵之𣎵，殷虚遗文与字作𣎵，亦作𣎵，是其例矣。商器文字多者，旧仅奚角、𣎵鬲、小臣觶尊、戊辰彝、宰觥角，然逾四十字者，仅小子卣与此鼎而已。

《辽居乙稿》

8. 文父丁鼎跋

此鼎文三行，八言。曰“𣎵作文父丁𣎵𣎵”，吴恂斋中丞释“攸作文父丁鼎𣎵”，末一字无释。案𣎵从弓，非攸字。𣎵亦见母辛鬲，作𣎵，与此同字，但中增米，又妣戊鼎作𣎵，亦与此同，殆非鼎字。𣎵亦见殷虚遗文，作𣎵，或从𣎵即获字，或从𣎵即𣎵字，或从𣎵即获省，形虽小异，其为从𣎵形，𣎵声，无疑，此鼎文正与殷虚遗文同，但下加火形，当即许书之𣎵字。《说文》从金，此从鼎形，其义无殊。《周礼·大宗伯》“省牲𣎵”注，“𣎵，烹牲器也”，“又烹人，掌供鼎𣎵”注，“𣎵，所以煮肉及鱼腊之器，既熟，乃𣎵于鼎”，是𣎵为煮器，乃鼎之类，故由字形观之，亦有三足，而《淮南·说山》注乃云“无足曰𣎵”，《汉书·刑法志》注亦云“鼎大而无足曰

饒”，其说殆不然矣。

《辽居乙稿》

9. 孟鼎跋

此鼎吴清卿中丞释文最精审，然间有未当。如文内敬乃𡗗德之𡗗，吴释奋玉，谓即𡗗字。古金文𡗗字作𡗗见伯𡗗父敦，又作𡗗见毛公鼎，与𡗗字正同，但省水耳。证以郑𡗗鼎之𡗗字作𡗗，亦从𡗗，而省水，知此字为𡗗无疑也。

《说文》“𡗗，走也。从夭，𡗗声”，案从𡗗，不能得声，疑从𡗗省声。然𡗗字何以从𡗗，亦不可晓。今此鼎𡗗作𡗗效𡗗同，象众趾奔走之状，古金文止字作止，与𡗗形相近，从𡗗乃从𡗗之讹，知𡗗字亦从𡗗，而讹𡗗也。又此𡗗字，与石鼓文之𡗗，为一字。𡗗为众走，此省三𡗗为一耳。然𡗗之讹𡗗亦甚古，石鼓文内奔字又作𡗗，克鼎作𡗗，效𡗗作𡗗，知传说盖已久矣。

《说文》畏字，“恶也。从凶虎省，鬼头而虎爪，可畏人也”，然今篆作𡗗，不知何以云从虎省，尤不可见虎爪之形。此鼎畏字作𡗗，下从𡗗，正肖虎爪形，与洩长说正合。古金文虎字作𡗗，𡗗象爪，许书有注文与篆文不合者，殆皆后世写失也。

《说文》“𡗗，持也，从大夹二人”，案从𡗗，不似二人形。此鼎内夹字作𡗗，正象两人被夹持之状，今从𡗗，亦由𡗗传写之讹。

《雪堂金石文字跋尾》

10. 孟鼎跋

此鼎吴恂斋中丞所释颇详审，然间有疏略。第三行“𡗗御事”御作𡗗，中丞误释即御，从𡗗从𡗗，殷虚遗文午作𡗗，亦作𡗗，效𡗗作𡗗，殷虚遗文御省𡗗作𡗗，亦作𡗗，山敦作𡗗，卫彝及竞敦

作𠂔，正与此同。遼敦作𠂔，则从𠂔不省，均𠂔即御之证。第五行“我𠂔殷述命”，述作𠂔，中丞谓疑古文借述为遂，《酒诰》“今惟殷坠命”，《召诰》“今时既坠厥命”，《说文》无坠字，当作遂，则中丞说是也。述遂古音同部通用，《史记·周公世家》“东门遂”《索隐》曰，“《系本》作述”，其明证矣。第十五行鬲下一字稍漫漶，中丞缺而不释，今细辨，知为自字，其文乃“鬲自驭，至于庶人，六百又五十又九夫”也。此本乃中丞旧藏，手题，爱书其后，以补正之。

《辽居乙稿》

11. 作册大鼎跋

此鼎凡三器，均同，文与矢敦、矢彝、矢尊，同时同地所出，凡四十二言。其文曰，“公束铸武王成王异鼎，佳四月既生霸己丑，公賁作册大白马大扬皇天尹大保宝，用作且丁宝尊彝”，下有鸟形及册，册字作册，大殆即作册矢之子，故矢彝称作父丁宝彝，此称且丁也。古史公多世职，观此知有周之世已然矣。鼎字，两器作𠂔，一器省作𠂔，皆象鼎在鬯上形，他器所未见。闻友人言，近中州出一鼎，三足间有燃器，惜不得寓目，不能知其状也。

《辽居乙稿》

12. 毛公鼎跋

《说文》“𠂔，违也。从飞下两翅，取其相背也”。王篆友氏谓“飞，篆之形，羽皆向上，非字则上二笔向上，下二笔向下，故曰下两翅，此翅不指全翼言也。此又谓上下相背，与上文左右相背亦异。”玉案飞字篆作𠂔，许君注“从飞下两翅”，谓飞字下半之𠂔也，两翅共六翻，此正象六翻形，证以此鼎内非字，正作𠂔，𠂔鼎非字亦如此作，与许君说吻合，可见许书篆文本不误，而经展转传

写，遂失原形也。王氏则又不知篆失，而曲为之说矣。

《说文》及之古文作 碧落碑作，笈之古文作，证之古金文，无如此作者，沈儿钟及字作，邾公钟作，此鼎作格白簠作与此鼎同，详加审谛，始知今篆之，乃由之传讹见石鼓文，与同，不过人字短缩耳，从从，象一人前行，后一人以手追及之形。此鼎于旁增，于人已前行，而他人手执之谊，尤完密。《说文》之，乃变为，讹为 碧落碑又讹为，又于下加笈字古文则仅加人，无下二点，实为由传之讹，无可疑者。许书类被传写，若不藉古金文是正之，则所录古籀文，岂复可识耶？

《雪堂金石文字跋尾》

13. 毛公鼎初拓本跋

毛公鼎为三代古金之冠，顾拓本极不易致。予曩在南中，既得陈氏精拓本，去岁来都下，复得此本，乃秦中初出土时所拓，虽毡墨不及陈氏之精，而神采有转胜处。爰装成册子，与陈本并存之。丁未冬。

14. 又影印陈氏拓本跋

毛公鼎，吴恂斋中丞有石印本，然颇漫漶不可辨。予既得陈氏精拓本，乃选工精印，与拓本不爽铢黍，爰装于初出土拓本之后。丁未冬。

《贞松老人外集》

15. 𠂔鼎跋

《说文》“卑，贱也，执事者。从又甲”，案从甲之谊，不可通。此鼎卑字作𠂔，从甲，乃古畏字之媾。古文畏作𠂔。从畏媾，从𠂔，贱者畏尊者，故𠂔之执事也。许书云从甲从又，失之矣。

《雪堂金石文字跋尾》

16. 颂鼎跋

吴清卿中丞说𠂔，古祈字，从止从斤。玉谓从止从斤，非也。尝见颂敦数器，祈字皆作𠂔，从𠂔，颂壶内旂字，作𠂔，从𠂔，此鼎之祈，作𠂔，从𠂔，与𠂔同。孕林父鼎、丰伯车父敦、陈子匝内斚字并𠂔，即𠂔之小变，非止字也。女嗣盘或反之，而作𠂔，追敦又变作𠂔，毕鲜敦作𠂔，逯簋作𠂔，古人作书不拘，故变易多状，其实均是𠂔字。古祈祷之事，殆起于战争之际，故斚字从𠂔从𠂔，战字之省，盖战时祷于军旂之下，会意字也。白簪敲又作𠂔，省单增言，大师盧豆作𠂔，又从旂省，归父盘作𠂔，又变言为口，从言从口，皆所以祈祷也。此字不但可补正许书，且可见古代祈祷之原始，若如吴说从止从斤，则谊不可通矣。

《雪堂金石文字跋尾》

17. 师奎父鼎跋

鼎中“用匍眉寿”之匍，从人从亡，他金文亦多如此作。案《说文》匍作𠂔，与此形异，然洩长于勾文下，引逯安说，𠂔人为勾，证以金文之从𠂔人作𠂔，正合。金文与许书互证，乃得其谊。

许书博采众说之功，伟矣哉。

《雪堂金石文字跋尾》

18. 克鼎跋

第十八行𠂔即野字，《说文》野字古文作𠂔，然注云从里省，从林，则字应作𠂔，今本加𠂔，非许君原本如此。《集韵》“野，古作𠂔”，宋梦英大师篆书千文，野作𠂔，知北宋时尚不误矣。

《雪堂金石文字跋尾》

19. 又

此器出土之地，吾友王忠愍公，据华阳王君文燾言，谓出宝鸡县南之渭水南岸，忠愍遂谓克都在渭南，其他邑又远在渭北，北至泾水，殆尽有豳国故地。予近以询厂估赵信臣，言此器实出岐山县法门寺之任村任姓家，岐山在凤翔东五十里，在渭北，宝鸡则在凤翔西南九十里，南临渭水。克之故都，正在渭北，故他邑北至泾水，而未尝及渭南也。赵君尝为潘文勤公亲至任村购器，云当时出土，凡百二十馀器，克钟克鼎及中义父鼎等，均出一窖中，于时则光绪十六年也。器出宝鸡，殆传闻之讹。丁卯冬，校印忠愍遗书，因考询此器出土之地，惜忠愍已作古人，不及语之矣。

《丁戌稿》

20. 聿鼎跋

此鼎四字，曰“聿作宝器”，聿作𠂔，从龙从耳，𠂔上从平，下从𠂔者，象其首，𠂔象其身。邠钟龙字作𠂔，亦从𠂔，下象首其身，𠂔

敦彝作,亦以象龙身首形。篆文作龙,许君云“从童省声,从肉”,虽误以龙首形为肉,而文犹不误。其他半从,则由已而变,其初形遂不可知矣。惟龙之从已,则尚存于碑版中,北齐道兴造象记聿作,上从,正与此合,又汉周憬功勋铭彝作,柳书玄秘塔铭彝作,皆后世所谓别体俗作,不知其为古文之仅存者也。往者予尝谓古文时存于隶楷中,而孰知世所诋为六朝鄙别字者,其中亦间存古文耶?

《雪堂金石文字跋尾》

21. 乙亥鼎跋

“玉十丰”,吴中丞《说文古籀补》列丰字入附录,以为不可识。予案此即玉字,《说文》玉象三玉之连,一其贯也。予所藏羸氏鼎,宝字作,从丰,此鼎一作王,一作丰,贯有长短耳,非二字也。其言“玉十玉”,犹不期敦之言“田十田”,孟鼎之言“牛百五牛,羊廿八羊”矣。又旅父鼎宝作,杞白每敦宝字一作,一作。

《雪堂金石文字跋尾》

22. 昶伯鼎跋

此器近年出土,与予斋所藏昶白诸器,不知同地所出否?东估之旅中州者,以墨本至,询以出何处,不能答。问其器,则鼎也。文四行,二十一言,可辨者十七字,曰“隹昶白自作宝盗,其万年无疆,孙永宝用”,此鼎也,而谓之盗,上一字虽已漫没,而盗字则明白可辨,殊不可解。然怀鼎云“襄自作厥”,二字,诸家无释,往岁尝与亡友刘铁云观察言,当即是“石它”,铁云称善。嗣又见大师钟、白侵鼎,文云“大师钟”“白侵自